《草原枪神》送抗战老兵

魏锋

为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8月26日，著名军旅作家贾松樟在兴平市致敬抗战老兵公益活动中，为抗战老兵送去他用三年时间精心准备，呕心沥血创作的长篇抗战题材军事小说《草原枪神》，以此表达一份节日祝福和崇敬之情。

《草原枪神》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呼伦贝尔草原为背景，描写蒙古人民的抗日斗争故事，展示了蒙古族军民在伪满洲国的黑暗统治下，为了正义和生存，同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战车故术专家桥本敬野少将为首的侵略者进行你死我活斗争的光辉历程，歌颂了热巴图父子英勇抗战的传奇式英雄事迹，宣扬了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

贾松樟，陕西兴平市人，现居咸阳泰都区，1968年7月出生，1986年10月入伍，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兰州军区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签约编剧，北京师范大学培训部讲师，陕西服装学院客座教授，出版数文集《古道斜阳》、长篇军事小说《指挥没有终结》、《铁甲雄师》、《大汉将军李广》等，2012年独立改编完成41集军事题材电视剧《铁甲雄师》（76万字），被兰州军区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列入未来五年重点拍摄大戏，作品先后20余次在全国全军获奖。

我喊父亲一声“大”

康桥

我喊父亲“大”时，父亲正弯着腰
手中紧握他执果了一生的锯子
花白的胡须颤巍巍地笑
细密的汗珠在脸颊流动着苦老的“嗨哟”
遮掩他七十年总在疼痛
却总也没喊出声的尖叫
我喊父亲“大”时，父亲面带微笑
父亲总说，他长大的很早
自从五岁那年奶奶独自去了天国逃遁
老家门前那棵刚刚长成一株草状的槐树
就成了他唯一的依靠
父亲说，每个黄昏的太阳
总把饥饿和恐惧牢牢摁在他的身上
把爷爷出门谋生的身影
还有他无处藏身的夜晚炎烤成颗粟和煎熬
我喊父亲“大”时，父亲很平静
他把翼发蓬乱的头颅随意晃动
然后细数着过往，鹅黑的脸上满是无动于衷
父亲说，世上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但他的脚总惧怕那无休止的走动
五岁那年，他就总跟在长他两岁的姑姑身后
隔三差五就去二十里开外的姑奶奶家寻找活命的温度
父亲说，姑姑呼倒于书总是牵不住黏明成者彷晚的脚步
磕磕绊绊里他总走在姑姑的前头，大声吆喝
或者默默握紧拳头，让姑姑在自己的脚步尽量从容
我喊父亲“大”时，父亲正在忙碌
手中紧握了五十多年的锯子变得沉重
明晃晃的锯片拉开一块木板碎屑飞扬的伤口
像他十二岁时的那场大病，血淋淋看无奈与痛苦
父亲说，从那时以后，学堂留给他的只剩下背影
锯子就成了他行走的扶杖
一路走，一路双悬着分离，或者欣喜着聚首
父亲说，一条锯缝就像一条路
笔直的是喜悦，扭曲的是疼痛
我喊父亲“大”时，父亲没有应声
手中捍动的锯子便慢却很稳重
唤歌咏唱的声响悦耳动听
像父亲撕下的汗珠，总能敲出挥扬的歌声
父亲说，汗珠也能汇成江河
不信你看星院内那满树的花果
经历了无数风雨依然甜美着生活
父亲说话话时，太阳早已冲破了云朵
风在高处扶摸着楸下成群的燕雀
我喊父亲“大”时
生活不再有铁马冰河
一切，变得简单许多

鸟从头顶飞过

张县伦

母亲打电话过来　问我是否
尝尝新厨的嫩苞谷棒
苞谷棒的香甜顺着电话线
透过耳膜　传到口舌　满嘴生香
一场大风正从苞谷地弯曲的走过
土地和包谷杆一起泪倒
绿红绿红的穗子　掠过我的口水
鲜亮的留在秸叶上炎散
偷偷露出头的苞谷喊罕呵嘴笑容灿烂
像一群诵经的沙弥躺在沙滩
光亮的脑壳　泛着米香
和风雨站在一起　苞谷杆高过头顶
我的记忆开始变成一颗包谷
感觉皮肤毛孔有许多汗多
颗粒晶莹　头顶穗子飘

秦地詩會

岳母走了

梁涇清

2015年7月13日凌晨，岳母走了。

三年前我的母亲走了，三年后我的岳母走了。他们都被一个93岁的门槛挡住，过不了这个坎儿，都是因为老年性骨折给害了生命。我的母亲是脊折后卧床一个月走的，岳母却卧床整整十个月。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返璞归真，回到了孩童时代，恢复了孩童记忆。我的母亲总是在问：“桃堡（方言，念布）村人来了没有？”桃堡村是我的外婆家，母亲出生的地方，记忆深深地埋在母亲的心里，到生命的最后也不曾忘记。和母亲一样，岳母在昏迷状态下，潜意识中总是说再勾话，一句是“我妈不见了！”再一句是“我要回去！”说的让人心动，岳母的父亲去世早，她是由母亲在艰难中带大的，她对唯一的母亲怀有特殊的感情。岳母是乡村妇女，靠一双勤劳的手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这是她一生的贫本和骄傲。她是个地地道道的农妇，她一辈子在农村的家，随儿女居住在城市里，但是那乡间的土院子却一直让她牵挂在心。

岳父和岳母有一女三男，先后分别和他们居住在一起。最后这几年居住在我住的纺厂一栋单元房子里，那是妻子二十多年前在单位分得的，后来购买于个人名下。岳母住在这里，便和小院子的老邻家工成为邻居。岳母的四个儿女，妻子是老大，其他三个儿子，或远在国外，或居住外地，从同在一个城市却时常身不由己。为解决岳父和岳母最后的生活问题，子女曾经为他们聘请保姆，但岳母似乎对保姆常持拒绝态度。在分析了具体情况之后，我明白了其中的原因。第一，岳母一生是一个十分能干勤劳的人，她是很看不惯评多保姆的做配，低能和不负责任；第二，便感觉自己花几女的钱，是自养了一张吃饭的口，心里想不通；第三，也许这是她最为隐秘的心理，总感觉有子女照顾是应该的，也亲切，这大概是老年人普遍的心理。所以，在最后便由三个儿子出资、主要由女儿担负具体赡养的责任。为此事岳父岳母经常显得心中不安，例是我反而给他们做思想工作，让他们放宽心。

岳母给世前夕，身体已经有了迹象。首先，是她接连几天已经不再进食，7月11日，次子专门从外地赶回，带全家看望母亲。她虽也呼吸平稳，但是明显可见气息减弱。同时，喉咙生痰，接连排除信便。当晚，我便和妻子做最后的准备，为她洗头，净身，修剪指甲，妻子为她作面部按摩，防备夜半不测。12日，我回农村老家忙为老母立碑事，天快黑方赶回。夜里11点多，我刚躺在床上，妻子急呼：母亲要走了！我急忙奔至床前，见岳母面色转暗，呼吸急速。我们迅速为她清洗身子，整理好一切，同时辅好客厅的小床，把岳母最后抱着摆到了客厅，为她穿衣并小声呼唤，已经没有了应声，不久，就走了。岳母的逝世是安详的，像睡着了一样。看着母亲就这样走了，妻子一边为老人做面颊的按摩，一边哭出了声。夜是这样的安静，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我站在岳母遗体旁边，听着女儿哭母的凄腔声，忍不住再眼含泪，这就是生死离别，这一刻是如此的平常，又是如此的让人伤感！

岳父还在小房间里，他是被女儿的哭声惊醒的。我感觉到他已经起来了。我走进小房子，看父亲已经坐在床边。岳母病倒之后，岳父一直陪着岳母，守着躺在母对面的另一张床上。但这天我里，他却睡着了。95岁的老人，视力模糊，行走困难，但思维清晰，他每天看着一切，思考的更多，他也确实太疲惫了。我和妻子从对面床上抱走岳母，他并不知道。我对岳父说，岳母已经走了，十分安详。岳父稍事沉默，嘴里喃喃着，可以感觉他的内心很复杂，终于冒出一句话：走了好，走了好。我接着他的话：“我俩并天了，再不受罪了。”岳母久病缺床，身上多处出现褥疮，常见岳父的感叹与无奈！我便想用此话开导他，让他能够宽心。未想到岳父竟然话题一转，说到了我，意思岳母去世，三个儿子不在跟前，反倒是我作为女婿送走了岳母。我连忙给老人家说起了他几个儿子的孝心与现实的无奈，同时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慨。自从生命进入晚年，我内心时常关注老年人的生命，便感觉老年的生命有一种本能的可怜，虽然这种生命法则谁也难以改变，但确实时常感叹社会对老年生命的无情、势利与冷漠。尤其是我的母亲三年前去世之后，这种内心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所以，岳母骨折之后，出现排斥保姆现象，我便告诉妻子，这是老人家留给她行孝道的机会，应该会心全意，千万不要留下遗憾。对此，岳父心里甚是过意不去，时常提及。我们迅速为她清洗身子，整理好一切，同时辅好客厅的小床，把岳母最后抱着摆到了客厅，为她穿衣并小声呼唤，已经没有了应声，不久，就走了。岳母的逝世是安详的，像睡着了一样。看着母亲就这样走了，妻子一边为老人做面颊的按摩，一边哭出了声。夜是这样的安静，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我站在岳母遗体旁边，听着女儿哭母的凄腔声，忍不住再眼含泪，这就是生死离别，这一刻是如此的平常，又是如此的让人伤感！

岳父还在小房间里，他是被女儿的哭声惊醒的。我感觉到他已经起来了。我走进小房子，看父亲已经坐在床边。岳母病倒之后，岳父一直陪着岳母，守着躺在母对面的另一张床上。但这天我里，他却睡着了。95岁的老人，视力模糊，行走困难，但思维清晰，他每天看着一切，思考的更多，他也确实太疲惫了。我和妻子从对面床上抱走岳母，他并不知道。我对岳父说，岳母已经走了，十分安详。岳父稍事沉默，嘴里喃喃着，可以感觉他的内心很复杂，终于冒出一句话：走了好，走了好。我接着他的话：“我俩并天了，再不受罪了。”岳母久病缺床，身上多处出现褥疮，常见岳父的感叹与无奈！我便想用

玫瑰开在后现代

秦力

读王晓林“梵高画”
想到盘古开天之前
与人类天地之后
几幅不动声色的色块
幻化成九朵玫瑰
成为热血和丹心
触动我麻木的软肋
如陨石敲击战鼓
如合风轰铁大鼓……
还如伊人的笑靥王蒙
轻轻拨动老汉的根根白朗

于是
麦芒扎破春天
枫叶烧红深秋
盘古的梦境
被水粉、油彩惊醒

来船、彩陶、青铜、铸铁
火车、铁钢、玛瑙、胶黑
连同之前、连同之后
连同雪落风息的泾干湖

湖水荡漾着春心
朋风包围着微脊
时间之前的尘埃
人类之后的鸟兽
共同呼唤着阳光的普照
玫瑰的茂盛

炊烟袅袅都归雁
车流蒸腾着人汗
四维之外的生命
仰望成者俯视着
社会的天山
总结着前朝的云烟
成为伊人的肝胆

坐果人象、抽象都会升华
那么，伊人的思念
定会成为成阳桥上
行人的刀剑
饱蘸黄沙、马血、人汗
还给国外的梵高
还给史前的刻岩
还给我忧伤的双眼

盘古之前没有星星
你给那幽闭的长夜送去音乐和流水
人类之后还有花草
你的情愫可否穿越？
我的目光
带去宁静和狂想
用我的心灵和生命的梦
拍掉梵高先生的泪

黑夜涂抹阳光
梵音调和月亮
当世的岁月
开放在现代的大地
枝头的绚丽
年年催醒查古以前的记忆

流云幻化春泥
食物磨损我子
想那传书的柳毅
定会将晓林的快遥
寄到盘古之前，人类之后
愿我架起的亮笔
也能给出莲花和玫瑰
舞蹈在伊人注视的光影里

几株安静的槐树
长在四周的墙上
秋晚平静的腹光
默默映照着——
槐树支撑的山水、人物和花鸟

时间无法停止
乐曲总要演奏
佛塔的身影
总比画笔保留
甚至穿透耳膜
到达骨髓
如同月光下的呐喊
穿过晓林光光的脑袋
钻进我小小的眼睛
连累了伊人——
竹笛的丝丝清幽

冰雹、闷雷、地震、海啸……
春草、美人、雨露、小挤……
连同之前、连同之后
连同玫瑰或开或凋
统统被一张宣纸笼罩

足音

海轮

只剩一个足音
还在远方飘荡
没有你
生活还和原来一样
有时想起
有时遗忘？
有时也感叹　看不清
你真正的模样

那就把这个足音
悄悄地收藏
让梦见你的夜晚　变得
意味悠长

就把离去的背影
轻轻放在心上
只听见一个足音
让人费心思量

嫩苞谷棒

阿任

风，以均匀的速度
在枝头行走着
同行的，还有几只
嘟歌的鸟儿

鸟是快乐的
它们沐浴着阳光
或飞翔，或栖落
歌声，随着风儿
传得很远，很远……

坐在向阳的土丘
望着飞过的鸟儿，我的头颅
一次次仰望
又一次次垂落
心里一片茫然

鸟儿从头顶飞过
风儿从心头吹过
遥望着故乡　老家　亲人
谁在嘟嘟低语
留下悲伤的泪痕

这一碗苦咖啡

渭川相柳

你将一份心意
托鸿雁转来
万水千山，辗转
到我手时
已过了硝烟期

我的生活里
没有精致的玻璃杯
我用粗瓷海碗
冲泡远道而来的深情
一根竹铁，代替银质的汤匙
大口吞咽

明珠投了暗呀
可惜了物料
一个不懂品咖啡的所谓文人
这个我晚
注定无眠

小注：虽然子不语怪力乱神，但是我看王晓林先生的绘画作品大胆、抽象、淡雅、内敛、张扬……程海说是梵高体，我说是心不静读不懂。让我用平常诗句概括而作的味实在太难。所以我还是连反了至人的教导，用了谐多“怪力乱神”的诗句描述解读王先生画作，不如盘古之后的人类能否理解他的画我的诗。哈哈，天知道天知道……

咸阳市秦都区文化馆文件

咸秦文馆发（2015）14号

咸阳市秦都区文化馆
咸阳市诗歌学会
关于举办农民与农民工诗歌朗诵会的通知

各位诗人、各有关文学社团：

秦都区文化馆与市诗歌学会在今年5月15日联合举办的“记住乡愁·农民与农民工诗歌研讨会”，反响强烈。《咸阳日报》《陕西农村报》及《咸阳在线》网站等媒体报道后，总点击量与阅读量超过10万人次以上。根据省文化厅、省艺术馆有关文件精神及诗歌爱好者的强烈要求，我馆与咸阳市诗歌学会决定近期举办“清风计霖·农民与农民工诗歌朗诵会”。朗诵会以习总书记“记住乡愁”重要指示为主题，以体现党的文化惠民政策的“清风计霖”为标题，题材涉及农村、农业、农民及农民工生活。作品要求积极向上，生动活泼，不超过60行。朗诵者以市区为主，也欢迎临近县区爱好者参加，一人或多人朗诵均可。朗诵会拟评出优秀作品创作奖及朗诵一、二、三等奖，优秀奖若干名，给予奖励。朗诵会及报名地点设在秦都区文化馆，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报名电话：15929257138
联 系 人：王晓林
邮　　箱：wxl2900@163.com

请将作品名称、内容、作者简介。朗诵者姓名、所在单位或社区、年龄、性别及联系方式等信息发到以上邮箱。

有关配乐、作品及朗诵审验等事宜请速与秦都区文化馆联系。

咸阳市诗歌学会　　咸阳市秦都区文化馆

鸡蛋和凤凰蛋

程海

写文章之余，我也常练练书法。一是为调节生活节奏，二是为寻找另一类别的审美趣味。

对于李世民饮歌各圣并被后世称为“书圣”的王羲之，由于其光环过分绚烂，我反倒敬而远之，极少临其作品。直到前几天，朋友送了一本字体较大的王羲之字帖，一时无事，顺手临了几页，谁知竟临出了滋味。

王的字最似松散，并无惊心之美。甚至还有一些拙字，随心所欲的字，写错了另涂改的字。但临着临着，却临出了一种随情随性、自由舒卷的气息。这气息轻若浮云，淡若浮水，发天性之真，示浑沌之美，本生命之自由，见天地之妙道……总之是感想联翩，兴趣骤起。这已是好长时间没有经历过的感觉了。

临王羲之的字，只要临得深入，会临出他写字时心定气闲、无拘无束的心态，以及字背后隐约透出的老庄哲学。极自在，极自由。不刻意，不功利，不卖弄，不媚俗。以字见性，以性见字。然而正因为如此，才“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

杨雄谓“诗赋小道，壮夫不为。”何况书法！

书法确实是小技。一个民族如果丢下国计民生之类的大事不干，全都去写毛笔字，全都去赶什么“书法热”，不要说兴邦，恐怕到头来连吃饭穿衣都会成为问题。

但书法毕竟表达了一种优雅。

再说，“小技”里亦有大道理。正如花木，其花艳灼灼其叶婆娑只是其表，其根却在地下。有了泥土下的深根，才有花叶妙曼的表达。

书法，决不仅仅是一种技巧，它是一个人内在文化素质的外化，是各种综合学养在纸上的凑姿之舞，是真性情的表达与抒发，是审美取向的坦白和供认，也是潜藏在每个人生命深渊里的天分和气质的自然流淌。

正如有凤凰才有凤凰蛋。

据说凤凰蛋是很值钱的。但要得到凤凰蛋须传化到凤凰。没有凤凰，哪有凤凰蛋呢？

再者，人们珍惜凤凰蛋，只是因为凤凰高贵稀有，一飞可以冲天，一舞可以惊世。否则，鸡蛋和凤凰蛋又有什么区别？

当然，现在的炒作术也十分厉害，它能翻云覆雨，指鹿为马，甚至能将鸡蛋炒作为凤凰蛋的。蛋和蛋都是那么个圆溜溜的东西，谁又能凭肉眼看清其中的不同呢？但也不要紧，因为“蛋”总要被历史和时间孵化的，等孵化成熟之后，请相信鸡蛋里只会跑出小鸡而决不会跑出凤凰来的。

忽略的美

缠妤

每天早晨去上班，为了避免挤公交的麻烦，我总是早早出门，从我盘踞的统一广场附近小区出发，沿湖阳湖的湖岸一路向西，穿越成阳1号桥桥底，从正对林湖苑的出口拾阶而上翻过演河路，就顺利抵达我工作的地方。每次下班，我也总是背对着西下的夕阳，沿来时的路款款而回，这似乎成了我的一种嗜好，总觉得大路上太过吵杂太过喧闹，而选一条僻静而优美的路早晚穿梭，又是一件多么舒畅而惬意的事情！

我天生是属于孤僻型的，走路也时常是低头纳闷一路孤行，只是偶尔抬头看着湖边的垂柳随着季节的更替在悄然地变换，也会自然而然地发出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的豪情，亦或生出年年柳色翠微伤别的感慨，甚或者被远处吼出来的特具关中味的一两声秦腔套紧吸引，亦会驻足停留侧耳倾听，在意犹未尽之际便会匆匆离去，心里想着还是赶紧回到小屋闭门思过的好。对于这样的生活方式我是心满意足甚至是自以为是的。这么多年，我只是一个仅有书香陪伴的平凡女子，从未有过越雷池一步的野心。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每当我迈着轻盈的脚步行走在成阳湖畔，肆无忌惮地欣赏着地的湖光山色的时候，我的心底里也会冒出一句惊人的话语：成阳湖是属于我的，此时此刻，她是仅属于我这样一个文清诗情画意的文字女子的。

然而，就在昨天，一位处处散发着天然气息的女子的出现，使得满山为最熟知成阳湖的我喔口无言自解形形。

你看过我博客里的荷花照片吗？
没有！
你看过我博客里银杏树的照片吗？
没有！
你知道成阳湖哪里有荷花塘吗？
不知道！
你知道成阳湖哪里有银杏树吗？
成阳湖边还有银杏树啊？

晕后一阵我竟直是要羞愧的跳离地面了。

散文作家散沂桐看着我一脸木讷的样子，不仅微微一乐。

我这还吹你熟悉成阳湖的角角落落，还要给我们炫耀一番你是临湖而居呢。真是可惜！

我默然了，即使我知道她并没有一点点高落我的意思，因为于我而言，她有时会偷针尖一样刺破我无以言说的痛点，有时又会像坚冰一样冷却我暴头转向的狂热。

虽姐姐，快带我去看荷花塘吧，快带我去看银杏树吧。

我几乎央求起了那位沉静如水的缠静女子了。于是我们就沿着平日里我走过的路出发了，我心里想着我已经把这条路走得都数不清有多少遍了。怎么就从没有著见过荷花的一个蹦跶呢？没走多远，她就带我拐进了一条羊肠小道。还不无说诸地说道，你以为荷花就长在你必经的路旁啊！

直到那大片大片的荷叶映入我眼帘的时候，直到那一簇一簇的荷花进入我视野的时候，我简直是目瞪口呆了。倒不是花朵绝若凝脂的姿态以及荷叶满眼盎盎的翡色令我在瞬间里欣喜若狂，而是她几经开落的灿然生命于孤独的我来说竟然早已是个未知的存在，而我，每天每天，都从她的身旁漠然走过，却从未发现她从未听说，甚至连在某一个黄昏里的某一个时刻，要拐进这个羊肠小道一探究竟的念想都不曾有过，我真是真是有眼无珠了。而这片千顷百倾的荷花池，竟然竟然与我每天必经的湖岸相隔不远，只是中间隔着那一丛并不算密密的小小树林造住了我要眺的眼睛。

缠妤荷花！美哉荷叶！你们的美觉然被我这个爱美的粗心人一度忽略！

如果说莲子的梦想源于淤泥的大地，那么银杏的壮观则来自于天空的装点！

荷塘尽头，便有一大片蓊蓊郁郁的银杏树插入云端，映着斑斑点点的晨曦的光泽，聚色欲滴的扇形树叶，在微风的吹动下轻轻晃动着眩而响，既像情人间的窃窃私语，又像是夫妻间的爱语呢喃。偶尔有鸟儿的鸣叫夹杂其间，再伴着远处悠扬的管弦丝竹的和鸣，那真真就是一支动人心弦的爱情狂想曲，浪漫、轻柔、忧雅、浑厚。站在这绿草如茵的银杏树下，咦着这雨过天晴的带着泥土味的清香，捡拾起飘落于脚下的一枚小小金黄叶片托于掌心，久久地对视却默默无语，银杏，要经历多少年的风吹日晒，要经历多少年的风霜雨雪，才能成就你今日参天的形象！才能练就你今日旭日的金黄！

回来的时候，我又沿着荷塘的岸边原路而返，我想记下这满池的烂漫，也想记下这一直都做故在我身边的惊艳的美景。

生活中的美，有时距离我们仅有一步之遥，只要我们从没有迈开去探寻她的脚！

路是越走越亮

似水年华

这路子上大学，一千五百公里的距离。自驾耗时十七小时，早晨五点出发，傍晚近二十三点到达目的地，其中服务区休息进餐六次，加油五次，不自觉超速N次，入住酒店已是次日凌晨。隔一日返程，又是如此。往返路程加在一起基本是我国版图的一个直径。不反感慨如今公路交通网的发达。感慨之余忽然想起七十年代，我去距西安二百公里的姥姥家，长途客车要走整整一天。如今有高速，即便是坐长途客车最多也就三四个小时，如果自驾则更快。

车是一样的车，路却大不一样。原本的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被逢山开洞，遇水搭桥的高速公路所取代。空间的距离被一而再再而三地缩短，如今在国内的大多数省份之间行走，朝发夕至已是稀松平常。

随着交通的发达，离愁别绪也被稀释。那“悠悠路阳道，此会在何年？”的迫问，那“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哀愁，都已成了千百年前的故事，不再能引起今人的共鸣。如今的我们只能从那些古老的诗句中揣摩感受古人的情绪。

自从女儿填报志愿，我给约为那一千多公里的距离所困扰，隔着千山万水呀！回一

趟家，真正是过这么一遭，原本熟悉的心反倒放了下来。

出发那天，我们清晨五点出门，发动车子开出小区大门时，我忽然想起前一阵子“舌尖上的中国”里的一个小故事——有一对住在大山深处的母女，女儿在山外的学校读书，每周回家一次，每次返校都要走三四个小时的山路，每一次都是母亲送女儿出门，并陪着她走很长很长的山路。走到还剩一半路程时，母亲会停下来对女儿说：“你自己时间紧！这路是越走越亮的……”。

当时想到这句话，我的眼里涌出泪水。这是多么深刻的一句话啊！这越走越亮即是形容家庭上的关亲，又是暗喻人生道路上的敞亮。那一刻，我也很想把它送给女儿，告诉她：路路实实认认真真走下去，人生的路是越走越亮的。

关于作家姜兰芳

冯西海

1

姜兰芳在几部长篇小说出版后产生了较大影响，媒体在其名字前总冠以“农民”二字，连我所在的文联机关年终总结中提到她的创作成就也被动地写成“农民作家姜兰芳”云云，今天想来不妥。

作家就是作家，我所理解的“作家”称谓是文学创作在一个地区有影响且除文学意义的成功外有物质意义的斩获改善生活者。姜兰芳够这个条件。但“农民”二字在目前的中国还有贬义和歧视的意思，所以我不喜欢她定位为“农民作家”或者“农民女作家”。作家就是作家，与职业无关，与性别无关。

我很高兴，通过多年的努力，兰芳用她的文学成就证明了无愧于她同行作家的荣誉，尽管她获得的荣誉还有许多。

2

和姜兰芳的结识，大约是2007年夏天的某一日，我已经从宣传部调入文联不久，去市图书馆参加一个文学活动，我老家的老校长冯先生给我一本《婚炼》的书。说作者是渭河南安谷村的农民，是妇女，种庄稼和蔬菜，此前，我已经隐隐的约在朋友圈和媒体上多少听说了姜兰芳，作为一个喜好文学出版几本书的作者和文联机关的负责人，想结识这个人，苦于没有机会。

安谷村我很熟悉。与我外婆家和几个姨母的村子簪萌芦似的散落在渭河南岸，我小时候走亲戚经常途经，且我的一个表姐就出嫁在该村，表姐姐婚时我还是读小学的孩子，坐在蒙了芦苇席子的胶轮大车后沿，大冬天的从西张村好几里路颠到安谷村，没当上干波姐坐在温暖的车厢与新娘子一起享受的委屈四十多年了依然记忆犹新，表姐很善良，与我一直有联系，所以我对安谷村的姜兰芳就有了别样的兴趣。

说实话，因为忙，最早拿到的《婚炼》我只是简单的翻了翻，没有细读，但对一个生活在农村且是又是工人阶级的家区的女农民的追求文学理想的精神很是敬佩。

没多长时间，我根据熟人提供的电话，联系到了姜兰芳，与朋友相约，去她的家看望，顺便看望表姐。

3

但起初与姜兰芳的交流不深，不知何时开始，有了博客。兰芳又写了第二部小说《乡村风流》，贴在上面，我仔细读，发现她虽然读书量没有我身边的生活在城市的文友们多，但是文笔朴实无华，思节鲜活，细节鲜活，情节生动而有一些文学活动，在省内外出了名，稿费似乎还不少，家里的日子有所改善，孩子的婚礼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友到会，在村里影响很大，极大的鼓舞了她继续写下去。2015年初，她的第三部长篇小说《风雨残红》即将出版，第四部小说即将开始创作，比我这个各方面条件都比她优越的文学立场和精神操守，做好自己的创作，更要带动那和做大所在地区的文学底盘，向更大的文学阵地迈进前进。

我想，这应该是作家姜兰芳对我们所处的社会的一点意义吧。

邂逅

百合

因为马里亚纳海沟，我去了塞班岛。

天空蓝净，白云悠悠，海风轻轻地拂面而来。

我一口气说：听说越长大的安康鱼越盲，看不到前面的路，但只要有爱情发生在它们身上它们就会长出一盏照亮前面路的灯。从而安然地在深海里畅游，这个时候，安康鱼就变成了“马里亚那海沟的爱情灯”。可是，你怎么会是安康鱼？

是。涯的附和很简单，回答也话很简的：因为我想做安康鱼。

为什么？我问。

涯静默的目光投向远方。

很长时间没等到他的下文，我打了一个哈欠。我困，我说。

那睡吧。涯站在一畦绿绒的草毯边沿，他身后的草坪上有了一尺半宽的阴凉。

像是等了魔数，我想都没想，很听话地把头和上身蜷缩在涯身后这0.3平方米的凉荫下熟睡了。

当家乡的北国正是雪色银白的时候，这里温柔的海岛，温彩的落日已经是我对天空最简单、最直接的诠释。

涯的脸上有了一丝涯坐在我身边的草地上，我的腿上顺长盖着他的白色衬衣，涯身着一件深蓝色短袖恤。落日的余晖平投过海平面，山上有些黑了。

你怎么还戴着墨镜？我对他总是不知道礼貌。

涯笑了一下，我看到他雪白的牙齿，他还很年轻。我是安康鱼嘛。涯说着摘掉了墨镜，平静地说：此刻内底很亮。我看得很清楚。

我看到涯的眼睛，很深邃。我却读不懂那深邃。

给我你的手机。他说。我没有习惯，把手机给他。

涯在我的手机上输入了11位数字，他的语气依旧平缓：回国后给我打个电话。“这个世界只有一个出口；你只能从这个出口出去，或者回家。”涯说。

这是我说的！我大声。

涯不惊奇，没有惊讶。我明早离开。

你是从这个出口出去？还是回家？我迫问。

不好说。你呢？涯反问我。

我回家！明早回家！